

内容出圈或许是“一年一度”对喜剧的最大贡献

► 10版·热点

这个烟火漫卷的他让人想起京味小说的生气

► 11版·文艺百家

袁泉：安静的力量

► 12版·影视

期待新历史题材创作的破题

李京盛

很长时间内，在国产历史题材电视剧领域，存在着古装剧高歌猛进与历史剧的逐渐式微现象。但今年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古装剧正在退潮，投放市场的几部大古装剧基本上反响平平，豆瓣评分也创下新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剧能够自动收复失地而重回主场。今天的古装剧固然需要提质增效，摆脱“怪力乱神”类虚构内容的纠缠而实现其内容更新；历史剧要“满血复活”，则需跳出“权谋政治”情结并寻求新的审美表达手法。实际上，古装剧与历史剧，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无论是用古装剧还是用历史剧，都可以实现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在避免了二者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相互吸取了对方的优点和特点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一种新历史题材创作的样式。

得失之辨：

古装剧与历史剧的此消彼长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传统类型之一，历史剧创作确曾有过辉煌的成绩，许多历史剧甚至已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像《汉武帝》《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天下粮仓》《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以及近年来创作的《赵氏孤儿》《大清盐商》等等，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有深刻印象。

但历史剧近年来被挤出创作主场，除了产业环境的改变等客观原因之外，其自身原因主要还有三条：传统的历史剧往往过度集中于“帝王家谱”式的故事内容，在题材狭窄的同时，也缺失了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更加丰富的人物形象；对封建的“权谋政治”“帝王权术”和“宫闱密事”的描写兴趣过于浓厚，使君臣的权谋争斗在剧中成了历史发展的主线；传统历史剧创作在观念突破和形式创新上缺乏表现，比起古装剧的内容多元、类型多样和手法多变，历史剧愈来愈显得面目呆板，在面对年轻观众和新的电视剧审美潮流与技术手段上，传统历史剧已落后了许多。

与此同时，古装剧在从历史剧中分离出来之后，确实开创了一种新的想象性历史的叙事方式，丰富了中国电视剧的内容和样式，也适应了年轻人的观赏趣味，有一些高品质的古装剧作，如《琅琊榜》《清平



② | ①
③

古装剧开创了新的想象性历史的叙事方式，其中不乏《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等高品质剧作。图①为《长安十二时辰》海报，图②为《琅琊榜》剧照，图③为《庆余年》剧照

乐》《长安十二时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鹤立华亭》《庆余年》等，它们在虚构故事里融入的历史情感和表达出的历史镜像都颇具历史意蕴，故事讲述得精致，把握住历史感与想象力之间的平衡，描摹和再现历史场景的细腻，也体现出了创作者的才华和创新成果。这些作品不但得到观众认可，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电视剧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有一些古装剧，以青春励志、热血成长为主题，将一些现代人的情绪与观念，植入历史语境中，丰富了古装剧的题材类型，如《大宋少年志》等，这些都应看作是古装剧对中国电视剧的贡献。

但同时也有一些古装剧，从内容到形式，都缺少了这种正向的创新力。比如古偶、古宠、言情等等，只求古今混搭反差后的效果，而不顾内容与情节逻辑的合理等等。

未来之势：

对新历史题材剧创作的期待

对“新历史题材剧”抱以期待的前提，是避免古装剧和历史剧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摆脱当前古装剧“过度虚构历史幻象”和克服传统历史剧“过度沉迷帝王情节”，在保持各自类型化发展的同时，能优势互补，各施所长，让厚重感与青春化、历史文本与想象才华，依史写实与虚史写意，传统魅力与流行时尚既能融为一体，又有多元表达，实现各自的进阶与提升。

在此基础上，新历史题材剧要具备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把创作的目光面向

更加广阔的历史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既要有纵览历史风云的宏大叙事，也需要有寻常巷陌中的红尘烟火。新历史题材创作也同样应该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流传至今而魅力仍在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历史风物、社会场景、生活状态、五行八作和人物百态，对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新历史题材剧要具备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之所以要强调历史想象力，是因为对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而言，想象力更是一种更生动更形象的对历史的开掘力、创造力和表现力，某种意义上，它也让历史具备“艺术真实”的能力。想象力更能让历史题材创作具备“诗史相融”的品格和魅力。因此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在实现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的结合上，还要倾注巨大的艺术心血，让历史既能呈现出它自身真实的力量，又能焕发出夺目的艺术光彩。

新历史题材剧创作要体现出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弘扬。中国历史是宏大的也是复杂的，新历史题材剧在思想价值和审美发现上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应以弘扬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

纽带和核心价值观，发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最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力量，展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气场和魂有所定、行有所依的精神特质为旨归，这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动力。

新历史题材剧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特别是在今天，影视创作观念手法和制作技术日益国际化、流行化和时尚化的前提下，更不能忽略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审美特征。

现实之需：

哪些题材领域可以重点关注

任何意义上的“历史感”，都无不包含着对现实的思考和当下的需求，要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途径”，这应该是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当前要确立的选题思路 and 关注焦点。

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宏观趋势来思考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可以有以下几

个创作关注焦点：国家统一题材、民族融合题材、社会变革或社会治理题材和“治世盛象”题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四个正向趋势，体现了历史进步潮流所向，是最具历史张力和戏剧张力的创作母题，也是中国古代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源流。

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来思考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可以有以下几个题材关注焦点：一是要关注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人物序列，在他们身上，都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被优秀文化所浸润出的独特性格与人格。许多前辈艺术家的历史题材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王昭君》，田汉的《关汉卿》等，都是从优秀历史人物序列中获取了宝贵的历史资源。二是要关注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像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传奇、文物典籍以及名人名篇名著的改编等。其实，中国古代的神话谱系和民间传说，比今天古装剧中所编造的那些仙侠玄幻类的内容，要丰富厚重和精彩得多，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舍本逐末和数典忘祖。而当下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国潮热”，也再次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文化之间，完全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同构。三是要关注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和新的史料发现以及重大考古发现，选取新的角度，激发创作灵感，为历史题材创作注入最新的历史内容和当代话题。比如不久前在南昌的汉代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光黄金就塞满了棺材，还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呈现出的众多历史文化之谜等等，都可以使人们对过往历史有更多新的认知，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历史剧创作素材。

从中国古代百姓日常生活角度来思考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可以聚焦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生活主题或话题，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来描摹出历史风物、社会风貌、生活风情。从民间市井到家庭生活中，写出中国人特有的情感伦理以及敬贤能、重和睦、守气节、讲互助等等人性的善良与美好，进而表现出东方文化所特有的人情美善，以及饮食起居、邻里关系、为人处事、世态人情等方面的优良与特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古代的家庭生活图。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电视剧“脱虚向实”，题材只是第一步

——剖析今年几部以历史、现实为据的电视剧

卞芸璐

细数近年电视剧创作的新趋势，“现实转向”算上关键词之一。之所以如此，一来与流量追逐失效与IP迷信的破除有关，二来与主题创作规划与文学精神复归有关。

具体到今年的电视剧创作，越来越多的剧集在题材上趋实避虚。不少原本不在电视剧创作视野中的历史、现实题材，开始在荧屏上与观众相见。比如在民国乱世风云中讲实业救国、金融救国的《光芒》，以抗日为背景却侧重表现后方支持的《烽火抗大》，以及用三代航空人串联中国70年航天工业发展的《逐梦蓝天》等，都是其中代表。

这些摸着时代脉搏下笔，以历史、现实为据的选题能够脱颖而出，形成规模，自然是好事一桩。但从剧集具体呈现看，选题的现实转向与艺术表达的现实主义复归，却并非总能步调一致。此类电视剧在题材与艺术表达上的偏差，值得深入探讨。

年轻化的迷思

在如今媒介融合的剧集接受环境下，一部剧年轻观众不关心、不认可，会对作品的口碑形成和二次传播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充分考虑剧集对年轻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成为当下电视剧工作者的创作自觉。此类从史实和现实原型中取材的剧集也不例外，但对于年轻化表达究竟是什么，如何与严肃题材适配，有些主创却考虑欠周。

追求年轻化表达，塑造青年主角，赋予年轻观众更容易代入的同龄人视角，这自然是捷径一条。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现实背景下的年轻人，大到集体性格与小思维偏好，小到家庭结构与情感模式、小言行举止与体态习惯，都有所不同。同样是个性张扬，当代年轻人的玩世不恭和战争年代青年人的桀骜不驯，就区别很大。如果主创想当然地合并同类项，把当代青年的生活重心、热议话题乃至语言习惯植入到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青年，甚至是革命战士身上，就难免造成“穿越”感。这也是当下不少题材严肃但表达失准的电视剧在创作上的通病。

追求年轻化表达，更不意味能够脱离历史与现实背景，随意添加爱情的佐料、女性独立的爽感。如今，因为年轻观众们要互动、要表达、要社交，所以部分主创就养成了在情节中埋话题、藏焦虑、戳痛点的创作习惯。但这些技巧在需要现实主义深挖的严肃题材创作中，往往会产生割裂感。本该在斗争与建设主线上发光发热的主角，非要在一见钟情中消耗热情，在多角度关系中反复纠缠。不管是富家小姐还是质朴要强的农村女性，都要把女性觉醒的台词挂在嘴边。这非但不能激起话题、戳中痛点，反而容易让情节逻辑脱轨。

这些关于年轻化表达的迷思，归根到底是因为把年轻观众特殊化了。虽然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审美偏好不同，但终极的艺术标准是一致的，那就是有没有活生生地表达一个时代，有没有说真

话、演真人。《烽火抗大》中，镜头只要一对准课堂就生动，哪怕是军事地课课上拿窝头、萝卜当教具等高线的戏，弹幕都好评涌动。可见，只要真字当头，年轻观众并非只爱撒糖与爽感。

传奇套路的惯性

从艺术规律上讲，传奇化与现实主义并非完全对立，但传奇套路就另当别论了。具体到电视剧创作传统中，以民主主义革命为背景的民国剧、抗战剧，和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的年代剧，都曾各自发展出了一套求奇、求异的强戏剧性叙事模式。如今，有些剧集在取材上找到了突围表达的历史空白、现实断点，但在叙事传统上却不自觉地沿袭了传奇惯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题材的深度挖掘。

比如，以往的传奇剧中习惯塑造身世奇异、经历非凡、能力超群的世俗英雄形象。电视剧《光芒》在塑造男主角亦治时，也采用了类似手法。他本出身寒微，后因与银行家女儿的联姻迅速进入传统钱业。在钱庄，耳聪目明、长袖善舞的他成长迅速。但很快，他发现了旧钱业的肮脏底细，于是选择走上了创办新银行的道路，也开启了自己金融破晓之旅。剧中的人物塑造并非不精彩，命运辗转并非不曲折，但既然已经铺陈了时代细节，勾画了经济线条发展的云波诡谲，那么让主人公多一些底层磨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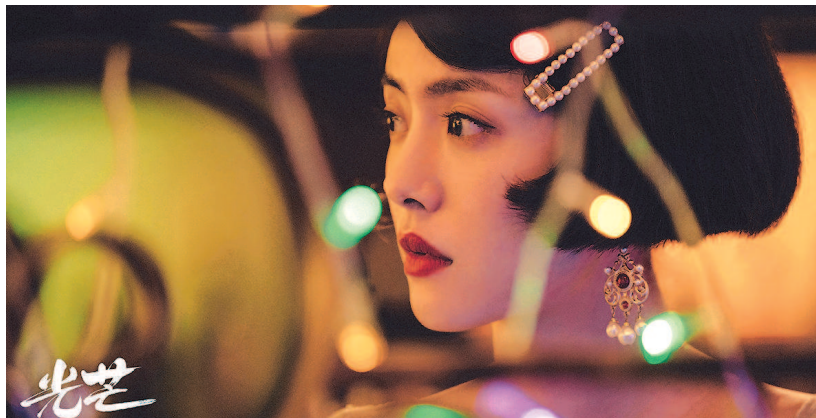
少一些处境之奇、婚姻之奇是否会更好？这值得我们多加思考。

再比如，传奇剧习惯放大人物关系的戏剧性，大量运用偶然、巧合元素把人物的命运碰撞推向高潮。诚然，我们如今回看历史，常能在细微之处发现大量的戏剧性。但在一段以大于快上为背景，以科研攻关为戏剧主线的事中，毫无铺垫地把两位主角设计为失散多年的兄妹，是否能够帮助人物塑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牺牲在所难免。一位年轻女性因突然丧夫、悲痛欲绝，却因为怀有身孕重拾了生活的勇气，这样的情节具有一定现实代表性。但是否需要像《逐梦蓝天》中那样，把戏剧张力集中到一场投湖自尽的戏中，通过好友冲她喊一句“你怀孕了”这样的极致台词来展现，值得商榷。

向“快”看齐的副作用

随着电视剧观看环境从家庭向个人的转化，如今观众对剧集信息密度、情节强度的要求变高了，电视剧的节奏提速也成了普遍现象。但是快节奏、强情节、多反转的叙事方式，在某些现实题材中是否适用需要仔细考量，其中尺度的把握也是一门学问。

部分严肃题材电视剧的主创，担心历史上真实的转折与矛盾有限，没办法保证情节密度，于是另设类型化支线，提高情节强度。比如在反映抗大筹备、建设



▲ 90后演员蔡文静在电视剧《光芒》中饰演吴丽姿

与管理、发展的电视剧《烽火抗大》中，便设计了大量的间谍潜伏与甄别的情节。客观上讲，这样的情节铺陈升级了冲突强度，实现了情节节奏的加速。但如果能换个思路，在小历史上下功夫，把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和实践教学中的小矛盾、小冲突写好，是否会更有味道？

还有一些主创对快节奏、强情节的理解走了极端，不仅人物和人物关系设计得极为复杂，主线情节也飞速推进。这样盲目地向“快”看齐，对人物塑造产生了不小伤害。很多好不容易塑造起来的生动配角，本来有组成群像、侧写时代的潜力，但却因为情节提速沦为为了功能人物，突然下线。对于有成长弧光的主角，为提速而提速的主线，也失去了

“情节是性格的发展史”的功能。一个关键的性格成长，常在一两句台词的功夫就“想通了”，有时候为了服务于情节发展，甚至出现了性格逻辑“下跳棋”这样的非现实主义表达。

正常的剧集创作生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伴而行，引领之作与娱乐之花各司其职。近年来的问题是，题材的现实转向步伐稳健，但配套的现实主义创作论却慢了半拍。我们不期待看见更多取材现实的电视剧，更希望这些好题材能彰显它们应有的荧屏影响力。

(作者为广播电视艺术博士、山东师范大学讲师)